

UNESCO 教育科学丛书

教育科学导论

G. 米阿拉雷 著
郑 军 译
张志远
李泽鹏 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

INTRODUCTION TO THE EDUCATIONAL SCIENCES

© Unesco 1985

© Unesco 1989 (Chinese edition)

ISBN 92-3-502302-5

教育科学导论

G·米阿拉雷著

郑 军 张志远译 李泽鹏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北京百万庄大街8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0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1—2,700册

ISBN 7-80014-336-8/G·093

定价:1.80元

中文版序

人类的诞生和人类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现象：没有教育就没有社会，而且任何一种教育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作为一项基本社会活动，教育和我们的世界一样古老。教育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尽管它不象我们中一些人所期望的那么快。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诸如每个教育工作者的一言一行、人们从事的改革活动、一些伟大教育家的思想和行动、社会的进化以及思想的进步等等。举例来说，在中国，强迫学生记忆那些无规则的、有时是无意义的、诸如《千字文》、《百家姓》等材料的教学方法，已被直接引起学生兴趣、并符合他们具体特点的方法所代替。颜元(1635-1704)的教育思想综合了当时(明朝末期)的两种文化。^①在本世纪初，当人们还在谈论诸如“孔家店”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德先生”与“赛先生”、文言文与白话文^②之争时，延安的“共产主义者们已运用群众教育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ss education)开展大规模的超前实验了。”^③

所以说，教育是一种复杂的事物，研究教育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思想和政治环境。教育的历史总是对其目前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难怪教育工作者们常常感到自己是陈规陋习的

① MIALARET G. et VIAL J. Histoire mondiale de l'éducation, tome 2, page 25.

② idem, tome 3, page 25.

③ idem, p. 29.

奴隶。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想对此加以详细讨论了。作为一种机构，学校总是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保持和传播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它着眼于未来。学校必须使学生面对未来，并准备积极参与未来世界；必须教导学生做时代的主人，并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中积极和负责的一员。

人们并不只满足于这些，科学的时代已使人们习惯于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希望解释或理解自己所进行的事业，从而使自己不再盲目地探索，而把对行为结果的清晰解释作为进步的源泉。因此，人类已不再是不考虑进步的旁观者，他们已成为进步的积极参与者，不愿被时代所抛弃，而要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在教育中会看到相似的过程。教育发展得太慢了，但对教育发展方向探索，已使我们有了更客观的看法，这使我们看到了找到教育高速发展的原动力的希望。目前，在诸如正规教育体系或非正规教育体系等任何一种教育情境中，我们已经能观察、分析、探索、理解并解释这些教育情境，以便使它们以合适的速度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而且，我们对这些教育情境的理解方式，也着重在它们的价值和复杂性上。

因此，教育科学的基本目的在于了解各种教育情境，以便使我们在其各个维度描述它们、比较和分析它们、寻找它们的规律、找出其基本要素、并且更深刻地理解它们。也就是说，教育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必须与教育情境的复杂性相一致。目前教育科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消除或忽视教育关系中的人际关系，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种新的科学观点正在发展，它引导我们用全新的目光看待教育，并用新的方法理解和解释种种教育现象。本书的目的就是：提请所有教育工作者和所有关心教育的人们注意，并帮助

他们了解教育科学,了解新研究领域带来的紧迫感,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个人素质,培养教师对自己专业结构的客观态度。依我们看来,这就是教育发展的未来。

G. 米阿拉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G. Mi Alaré',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1988年3月于日内瓦

序 言

国际教育局(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IBE)是对教育政策和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中心,也是为这些研究领域提供信息的中心。国际教育局的“教育科学丛书”将陆续出版下去,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一套基本的各种专题的参考书。

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数本。专家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例会,向国际教育局提供有关这套丛书的建议。该委员会认为,为了使人们理解“教育科学”的含义,把有关教育科学的概念结构汇编成书的时机业已成熟。杰出的法国学者盖斯顿·米阿拉雷(Gaston Mialaret)教授答应作本书的主要执笔者。本书的初稿,曾两次在专家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读者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目前,各国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科学”这个概念的含意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正如米阿拉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多年前就出现了教育科学一词,但只是在最近几年,它才在某些国家中被列为公认的学术术语。这个术语在欧洲国家比在北美国家得到了更普遍的使用,那些讲法语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使用这个术语,而那些讲英语的发展中国家则不然。

那些很少使用这个术语的教育工作者们持有这样的观点:教育是一种职业,不是一门科学,充其量,教育只能算是一门技术,一门尽可能试图运用科学方法的实用艺术。从这种意义上讲,在考察教育现象时,我们可以(并且应当)运用各种各

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教育本身不是一门科学、或一系列的科学。

本书不准备平息这种概念上的争议。它所尽力去做的是,主要从欧洲人的观点出发,描述那些在教育学者们看来属于研究教育问题的关键要素。

如同任何试图对一个广阔的领域作出概述所作的研究一样,本书所包括的范围也不是面面俱到,或象百科全书那样。例如,本书对以心理学为基础、有关教学与学习的研究,进行了相对完整的处理。尽管非法语国家的情况涉及得不多,书中没有介绍象罗伯特·加涅(Robert M. Gagné)、罗伯特·格拉泽(Robert Glaser)和里·克龙巴赫(Lee J. Cronbach)等讲英语的心理学家们早期的著作,也没有谈及除斯金纳(Skinner)以外的行为主义的新的研究动向。

除了心理学的运用情况,本书还介绍了教育研究中社会科学的运用,但作者们并不想详尽无遗地论述这一问题。书中仅用一节(由一位特约作者撰写)讨论了经济学在考察教育生产率(educational productivity)时的应用,但没有把这一原理应用到考察教育系统的内部效率(The internal efficiency)问题上。一位特约作者对比较教育采用了这样的处理方法,即在传统的意义上探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教育系统应该怎样进行比较,但他没有充分地探讨国际和发展比较教育的最近趋势,这种趋势更多地涉及了国家内部的动态比较,而不是国家之间的静态比较。

那些涉及到教育问题研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的章节,仅仅对这一广阔的领域作了吊人胃口的介绍,也没有提及当代就影响教育质量的因素进行的几次重大论战[如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和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的著作所发

起的争论]。并且,对人类学的处理,也仅仅限于人种论(ethnography)的范围。人种论是重要的,但是用于研究教育问题的人类学方法远远不只这一点。同样,教育中的语言政策在许多国家关系极大,也是一些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但本书没有涉及。

总之,本书的出版,介入了一场长期争论的问题:教育科学究竟研究什么?本书对此作出了引人思考的概述,以期激发起各国教育工作者的兴趣,深入地探讨本书所涉及的问题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和其它课题。

国际教育局的“教育科学丛书”将继续扩大其研究课题和作者的地区范围。欢迎这一领域的读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本书所阐述的思想和观点都是作者本人的,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看法。全书所使用的各种名称和发表的各种材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想干涉任何国家、区域、城市或地区的法定现状,或干涉这些国家或地区现行的边界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引 言

从国际的角度来描述教育科学的全貌似乎是异想天开，不大可能做到。仅靠本书中努力阐述和解释的内容，去分析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教育科学的具体特征也是不可能的。显然，我们从普遍性中所得出的结论，未必符合现实。某个国家还会发现，这种总的描述并没有反映出本国科学界发展教育科学的情况。同时，我们认为有些原则是属于教育科学的，而另一个国家觉得在他们那里并不一定如此。某个发展中国家对某一具体教育问题给予优先考虑，研究工作者们集中精力和开展活动，这可能改变这些研究工作者对教育科学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必将相应地扩展，使人们觉得我们的观点是把与此有关的问题歪曲了。这就是任何国际出版物的命运。

此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教育科学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渊源互有差异。各种历史和政治事件都会造成一些促进或阻碍教育研究工作开展的局面。革命以及殖民地国家的取得独立，使这些国家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建立或调整本国的教育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这样的国际组织，帮助一些国家能够跟上历史的潮流，避免出现新的文化断层，促使教育规划、人口统计学等等一些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本世纪初，欧洲国家小学的普及，加速了对所谓“落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

育制度建立后,出现了“辍学生”(school drop-outs)现象,推动了对这一问题开展的各种类型的研究。五十年代后,同样的社会需求(学校入学率的增加)正在对教育科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教育事实(Educational facts)和情境(situations)研究的起源和发展,在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本世纪初,一些很有才华的人感到,有必要对教育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以便改进它们。这导致了实验室和崭新的大学课程的建立,克拉帕雷德^{*}(Claparède)的情况就是实例。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所有从事于分析来自“基层”的信息的实际教育工作者们(practising educators)都进入了各种教育研究院,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教师培训的必要性常常促进一些科学学科的发展,这些学科有助于阐明教育的原理,美国的一些教育系列即为一例。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发生了世界冲突),推动了一些科学的发展。此外,在一些国家,教育科学的发展受到政府的妨碍,当权者们认为教育科学对教育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尽管它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不断增加,但他们在历史、社会和政治过程中产生的教育情境是不同的,有时甚至很难把它们加以相互比较。这是任何探讨整个世界情况的书籍所遇到的又一难题。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对于不同的国家,有相同名称的科学

• 克拉帕雷德(Claparède, E.) (1873—1940年)是瑞士心理学家、日内瓦大学教授、《心理学文库》(Archives de Psychologie)杂志和卢梭师范学院(1912年)的创办人之一。他著有许多关于心理学(包括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病态心理学、动物心理学)问题的著作。——译者注

学科,不一定有相同的内容,有时连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本书所讲的教育科学,是从历史、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的角度论述教育事实和情境的一些科学的总称。就已存在的学科而言,各个学科的研究特点取决于教育事实、教育情境和有关的人周围的条件。接受农业入门课程的非洲成年人与学习类似课程的美国家人的心理并不相同。在魁北克(Quebec)进行TEVEC实验中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与在Tèlè—Niger实验中出现的或南美的视听法扫盲运动中产生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不同。至少在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教育科学内容的非普遍性。应当记住,为了分析或解决某一特定社会中的教育问题,运用在其他地方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方法,并不一定总是最合适的。因此,有必要鼓励在靠近的地方建立科学研究中心。

最后,我们将看到,虽然本书常常选用一些基于教育实际的例子,但书中第21页提供的教育情景的总纲适用于第15页具体谈到的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各年龄段。尽管目前对学龄时期的教学研究多于对成人时期的教育研究,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在教育领域,未来的年代将会出现,教育研究的中心向终身教育方面转移。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序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教育科学”一词的不确定性·····	(1)
第二章 “教育”一词的多种含意·····	(10)
一、四种基本概念·····	(10)
二、现代教育的领域·····	(14)
第三章 教育事实与教育情境·····	(21)
第四章 教育事实与教育情境的决定因素·····	(27)
一、社会中与学校有关的因素·····	(27)
(一)教育哲学·····	(31)
(二)教育史·····	(40)
(三)教育社会学·····	(43)
(四)教育人类文化学·····	(46)
(五)教育人口统计学·····	(48)
(六)教育经济学·····	(49)
(七)教育规划·····	(53)
(八)教育管理·····	(61)
(九)比较教育·····	(69)
二、“局部”教育条件造成的影响因素·····	(80)
三、教育关系的基本要素·····	(83)

四、直接研究教育活动的学科	(84)
(一)教育生理学	(85)
(二)教育心理学	(86)
(三)小群体社会心理学	(89)
(四)通讯科学	(91)
(五)教学论和课程论	(92)
(六)教育方法和技术科学	(98)
(七)评价科学	(105)
第五章 教育科学的统一性和差异	(109)
一、教育科学的认识论现状	(110)
二、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	(115)
三、教育科学的有关领域	(124)
结论	(131)
附录 参考文献	(136)

第一章 “教育科学”一词的不确定性

在国际教育局正在出版一套“教育科学丛书”的时候，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套丛书用这么个名称是不是在赶时髦？或者说，在今后教育领域所使用的语言中，“教育科学”一词真能永久地存在下去吗？

必须承认，国际教育局又做了一项开创性工作，因为仅以法国为例，1971年以前出版的任何一本教育词典中，都找不到“教育科学”一词！我们也许还会发现，1968年出版的《世界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中，也没有收入这一名词。实际上，只是在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普遍使用“教育科学”这一术语。

的确，“教育科学”一词就象“教育”、“教养”等词一样，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

首先，其含糊之处是由于它的语法形式造成的：它应该取单数形式还是复数形式？在上个世纪末，贝恩(Alexandre Bain)出版了 *La science de l'éducation* (《教育科学》) 一书。当时，这一名词采用的是单数形式，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却与教育方法论有关，并局限在对教学艺术的科学研究上。后来拜斯(Reymond Buyse)把贝恩表述的教育科学概念称为“实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 *pédagogie expérimentée*)，与后来变成“实验教育”(experimental education, *pédagogie expérimentale*)的概念

念形成了对照。

但是,在1898年,当康佩尔(Gabriel Compayre)还在论述:“教育是唯一一个科学方法还没有渗透进去的学科领域”的时候,建立教育科学的趋势正在不停地发展着。1910年,塞勒瑞(Lucien Cellerier)以“教育事实与规律”为意味深长的副标题,出版了 *Esquisse d'une science pédagogique* (《教育科学概要》)^①一书。作者就他称之为的教育科学的条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目的是:把教育科学与被认为是教养儿童的这门艺术的教育区别开来,与教学区别开来。对此他说,当时“它(指教育科学——译者注)的定义还不十分清楚”。他在书中的序言和引论部分预言:“教育学科学的目标是确定那些可观察的,在教育中起作用的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从特定的前提下推演出来的:教育目标、制约教育的三个因素,即教育者、被教育者和环境的作用。”并且,在谈到教育科学的效用时,他补充说:“……它带来了井井有条和清晰明了,没有它,就可能是混淆不清;它使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言,当所有条件相同时,某种教育过程使用某种方法会产生什么结果。”^②我们注意到,在这里人们常把教育学(*pedagogical science*)与教育科学(*the science of education*)当作一回事。显然,在本世纪初,著名理论家迪尔凯姆(Durkheim)对教育学(*pedagogics*)的定义也拿不准。他说,“教育学没有科学地研究教育体系,但是它反映了

① Cellerier, L. *Esquisse d'une science pédagogique: les faits et les lois de l'éducation*. Paris, Alcan, 1910. 393p.

② Quoted by R. Dottrens and G. Mialaret in: Debesse, M.; Mialaret, G., eds. *Traité des sciences pédagog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9, tome I, P. 28.

教育体系的情况,以向教育工作者提供建议和指导。教育学(pedagogics)是教育的“实用理论”(practical theory)。它借用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①

因此,纯历史和纯哲学的教育概念的漏洞显现出来了。正如拉皮(Paul Lapie)在1915年所写的 *La science française* (《法语科学》)一书中证实的那样:“人们已经勾画出教育科学的主要轮廓。……教育科学尽力借用一些精密科学的方法。而以前的教育理论,不是来源于先验的假设、文学小说,就是来源于政治计划。而现在,它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规律的必然结果。”^②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回到教育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来。但是现在,我们先谈谈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

从1906年开始,最初当医生,后来成为心理学家的克拉帕雷德(Edouard Claparède),为负责落后儿童班的女教师,在日内瓦大学(Geneva University)组织了关于教育心理学的讲习班。这些落后儿童班是公共教育部(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Education)于1898年开办的。在讲习班期间,克拉帕雷德开始阅读和研究卢梭(J. — J. Rousseau)的著作,并且开始出版自己的 *Psychologie de l'enfant et pédagogie expérimentale* (《儿童教育实验心理学》)^③一书,该书后来曾多次再版,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他预见到要建立一种学校,使教师受到良好的心理和教育训练,从而为教育科学(复数形式)作出了贡献。

① Durkheim, E.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17^e é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p. 11.

② Lapie, P. *La science française*. Paris, Larousse, 1915, tome 1, p. 67.

③ Claparède, E. *Psychologie de l'enfant et pédagogie expérimentale*. 5^e éd., Genève, Kündig, 1916. 571p.

1912年10月21日(就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①在日内瓦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又称为卢梭研究所(Institute J.-J. Rousseau)。其研究计划(摘自该所成立50周年纪念的有关资料)如下:

比奈(Alfred Binet)、弗卢努瓦(Théodore Flournoy)和克拉帕雷德是三位心理学教师。如果心理学真是“行为科学”的话,它就不可能是“纯科学”;在我们的研究结束时所要作的就是要得出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实际结论。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人类的后代,即儿童和学生,应该最先向谁提供帮助呢?

克拉帕雷德比其他入更理解他在亲戚弗卢努瓦的实验室中所从事研究的科学要完成的使命。克拉帕雷德,作为卢梭著作的一名读者,以崭新的方式,向我们传递了包含在Emile(《爱弥儿》)一书中的信息,并由此书得出一项行动计划。人们只需研究儿童期(childhood)就会发现教育科学的真谛。

研究儿童期在人生中的作用——你会得出功能教育(functional education)、兴趣规律和活动学校(the active

① 在舍布鲁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rbrooke)的鲁尔(Pierre-Henri Ruel)帮助下,我已经查明,这在北美地区是准确的。1928年,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设立了教育系;1927年,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设立了教育学院。显然,中学教师培训学校和教师培训学院的建立早于这个时间,例如,比晓普大学(Bishop's University)的教育研究生院可追溯到1898年,大多数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成立于1960年左右。